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三十五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中國(禪宗)末流五代到宋(朝)的時候，那些禪宗的信徒就指天篤地(誇誇其談)，動不動還說那些是南方的宗旨。好像猜謎那樣，講的那些東西。(一味就)模模糊糊。那些說法講經的、那些升座的、那些方丈升座的，「拈古」，拈那些古人的所講的那些「口水尾」，講兩句那些似通非通的「偈」，這樣就下座了。「頌古」，找古人的東西來「頌」一下，這樣就下座了。搞到那些學禪的就「游談無根」了。如果不是宋朝的那個永明大師提出「禪淨合一」來到救一救呢，那個佛教的「禪宗」都不知泛濫成怎樣，實在。所以那些人，譏評「禪宗」自己說，自己說自己，說它甚麼？「顛預佛性，籠侗真如」當時就是這樣。成日滿口「佛性」，籠籠統統滿口「真如」，就造成這樣了。一般明智的人都認為影響就是這三個原因了：第一、是禪宗的末流之弊，「狂禪」；第二、就是《起信論》與「華嚴宗」思想的流行；第三、就是《楞嚴經》的流行。很多學者這樣說。但很多人不敢出聲，我就這樣說。

這樣就好像得罪禪宗那樣，你們很多是禪宗的，就得罪你們禪宗了。這不只是我說的。禪宗。大家回去請買一本，去中華書局買本《壇經導讀》看看，(郭朋，巴蜀出版社，1987)。看一看那篇序，它說禪宗的變化，初時六祖他很樸素，六祖他是很樸素。後來就怎樣；到了唐末就怎樣籠統法。去到宋末就更進一步，到了元、明、清就不知怎樣情形了。雖然他是過激些，偏激些，但是不為無因。至於「楞嚴」、與《楞嚴經》的問題，你就看看，現在愍生法師就駁呂澂的《楞嚴百偽》，你就看一看人家的《楞嚴百偽》，然後又再看一看這個(反)駁它的，與它比較一下。你不要將呂

激說的《楞嚴經》有百幾點「偽」(全收)，他是過激一些的。但你亦不必學愍生法師那樣，(他說)《楞嚴經》一定就是佛說的。如果說每一部經都是佛陀親宣的，這個時代已經過了。

沒有一部經是佛陀親宣的，金口親宣的，尤其是大乘經。如果講《起信論》《大乘起信論》就更多了。是嗎？好了，這樣又講回「種子」了。即是做得「因」的，(就)一定是「無常」的。記住、記住！「無常法」不能為「因」，即是說「無常」的東西，不是！「常法」不能為「因」！我講錯。「常法」不能為「因」，即是永恆的東西是不能做宇宙萬物的「原因」的。即是說，永恆的東西不能做「種子」的，這樣，永恆的東西不能做「種子」了。即是說，能做「種子」的東西(就)一定是「無常」的。一講到「無常」，怎樣叫做「無常」？「無常」者，狀態的變換，狀態的變換。譬如昨日你是一個大闊佬，今日變成了窮鬼了，狀態變換了，這就是「無常」了。還有，這個狀態的變換從時間的立場來看，這個狀態的變換，你由一個大闊佬變成了窮鬼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是嗎？一定有很多原因漸變的，一個大闊佬大把生意，你現在變成了窮鬼。你一定是怎樣？慢慢(地)，一定經過很多時間的演變；一定是去年，你有十間莊口，你是十間莊口的老闆；到今年倒閉了一間，餘下九間；明年倒閉了一間餘下八間；一路路變下去最後那間都倒閉了，你就變成窮鬼一名了。一定是逐步演變的，這個演變是非一朝一夕之變。就是甚麼？一個時間裏面，一段一段時間裏面變的，不是「啪」(一聲)那樣變的，是漸變的。

你不承認嗎？你承認，漸變的。這種漸變好像小朋友那樣，你的蘇蝦仔(嬰兒)一路養到他大，去年的嬰兒與今年的幼兒(就)不同了，是嗎？變了。即是怎樣？去年的

那種舊的狀態滅了，「滅」者，沒有了。今年新的狀態出現了，是嗎？這就叫做「生」了。是嗎？好了，是不是去年和今年，(與)去年的狀態比較，去年的小朋友只有五磅重而已，今年變了十磅重了，是不是去年重五磅；去年的年初一到年三十晚都是五磅？到今年年初一「啪」一聲變了十磅？是不是這樣？

聽眾：不是。

羅公：不會，是嗎？一定是慢慢變，是嗎？好了，一定是怎樣？去年前半年，到年前是五磅，半年後他已經有八磅了。是嗎？這樣變法，再過兩個月又增加兩磅那樣(變的)。這即是怎樣？半年前的小朋友與半年後的小朋友變(了)。是嗎？半年前那小朋友的狀態、舊狀態滅了，半年後新狀態生，出現、生。是嗎？我問你，你要答。是嗎？我只是做、我只是做接生婦而已，智慧是你的，我只是將你的接出來而已。是嗎？再者，三個月前的小朋友，與三個月後的小朋友同不同？不同，一定是三個月後的重了，是嗎？

三個月前的沒有那麼重。這即是說，三個月前的舊狀態滅了，三個月後的新狀態生，是嗎？聽不聽得明白？其實都不止說這樣，是嗎？一個月前的狀態，與一個月後的(狀態)是不是不同的？是嗎？一定是這樣。即是說一個月前的舊狀態滅了，一個月後的新狀態生。再來，再這樣一路好像「微積分」那樣分下去。一個星期前與一個星期後是不同了，是嗎？一個星期前的舊狀態滅了，一個星期後這個新狀態又生。因為有滅，就一滅一生、一生一滅嘛！一定有生才有滅的。好了，再分析。那個嬰兒早上未吃奶時，輕一些的；晚上他食足奶，吃了一磅多奶，重多一磅多的。是不是舊狀態滅了，新狀態產生，是嗎？一日之間。再將他來分析，一個時辰之前這個嬰兒未拉

尿，多了二兩重尿。(一個星期)一小時後這個嬰兒拉了一泡尿，輕了二兩。是不是？舊狀態滅了，是嗎？一個小時前的。第二小時，新狀態生。好了，我不這樣分了，你會分了。你答我好了，是不是一秒鐘之前，與一秒鐘之後不同了？一秒鐘之前的舊狀態滅了，一秒鐘之後那新狀態產生。是嗎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好，再問：將一秒鐘分成一百萬份之一，是不是一百萬，我們將一秒鐘分成一百萬份之一，或一千萬分之一，我們叫它做「一剎那」？是不是「一剎那」之前，與「一剎那」之後的狀態不同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如果你說同，你就不通了，你的數學計下去是計不通的，一定要說不同，是嗎？好了，即是每一剎那都要一生一滅、一生一滅，新狀態生，舊狀態滅。是嗎？一剎那。這樣然後才會生，這樣然後才會產生出來。是嗎？所以能做「種子」的，一定是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的。「剎那滅」即是每一剎那都生、滅的。「生滅無常」的。佛家的「無常」是站在這樣的(基礎的)。「諸行無常」，是這樣「無常」法。所以他教你，有些人，我聽見有一個人說，有一位氣功師傅他說：佛教教人「數息」，不通的。他說怎樣？「數息」可以健身就行，「數息」想「見性」就不行。但佛家說，南傳《念安般經》說，「數息」可以得「涅槃」的，只是「數呼吸」都可得「涅槃」的。

怎樣可以？數著呼吸怎可以得「涅槃」的？這樣我就問他，就在前幾晚，有人請吃飯。我問他：(你)這樣說，你讀過那本南傳《念安般經》未？他說：我又沒有讀

過。我說：你先讀完它，人家《念安般經》教甚麼？，它說：當你，它說這樣，數呼吸，第一步，通常，即是天台宗的「六妙門」一樣，第一就是數，就是你坐下在那裏，調整好呼吸，令到它不長不短，這樣然後你一呼一吸，你數一；再來一呼一吸，二；再來一呼一吸，三，數到十你就回頭。不回頭也可以，你數到完都可以。是嗎？但無謂，是嗎？回頭。通常都是回頭。有個方法不回頭的，「數」、數的目的是不要讓你們心亂，是嗎？所以你數十又得；五又得；四又得；三十又得，一路下去都得，目的是讓你們的心不亂。但你，你數呼吸，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，之後漸漸就很慢了，而且呼吸，你數息是至緊要這個，一定行，那呼吸細、慢、深、長。那呼吸好似一條線那樣，細的，不是氣喘吁吁好像扯風箱那樣，慢的，越慢越好，你的脈搏也慢了的。深、直落，初時就(是)你呼吸的力直落肚臍下面，慢慢你就深(入)到好像每個毛孔眼的呼吸都達到這樣的；深、毛孔都入到，入到你的身體，深、長，成分鐘一(次)一呼一吸都可以的。普通我們一分鐘很多下呼吸的，通常你的心，普通人的心臟(每次)呼吸有四下至六下的，你試試看。

你試試摸一下那個心，一呼一吸，那個心就「呼」、「呼」、「呼」、「呼」、「呼」。但是你如果坐在那裏久一些那呼吸就怎樣？比較久才跳一下，不是(急)的，你如果上完樓梯，(走)上來就「呼」、「呼」、「呼」、「呼」、「呼」那樣的了，如果你如果坐在那裏很久，那就很久才「呼」、「呼」、「呼」那樣慢慢地很柔和，很有節奏的。這樣，第一就是「數」，「數」令到你的呼吸細、慢、深、長。那時候你就覺得「數」就多此一舉了，無謂了。就「隨」了、「跟」了，跟著、follow「隨」了。那呼吸入你知道它入，出，你知道它出，那呼吸入到肚臍，你知道去到肚

臍，那呼吸去到手指尖、腳指尖你知，總知是跟，不要帶，要跟，跟隨它。它出，收回、收回，你就收回，你不要理他。總之就是跟。「隨」。隨到心也不亂了，「隨」那個心會容易亂些，「數」就有個數，沒那麼容易亂。「隨」就會亂，但是你搞到「隨」也不亂了。第一「數」，第二「隨」，一到「隨」的時候，你已經發覺自己的呼吸，好像我的生命就是(由)呼吸(來)延續而已，你會感覺到這樣。呼吸就是生命差不多上下，你會覺得這樣。

到了第三步就是「止」，「止」是怎樣？那呼吸微到、細到好像蓮藕絲那麼小，好像覺得(那)個呼吸。那些氣入去，「慢」，慢到好像那些脈搏都好似差不多不跳那樣，其實是跳的，不過很慢，很「深」，深達到(好像)無四肢。「長」、很長。這樣，那時你覺得幾乎差不多沒有呼吸。如果重心通常在(肚臍)或者橫隔膜處，或者在肚臍下面，這樣，重心在這裏，那個身就好像不動那樣。如果血脈鬱血他自然會擺動一下，否則就不動。那時就是那種「止」的狀態了，「止」。「止」的狀態之後，你自然就會「觀」的，智者大師就教人「觀」，「觀五蘊」等等的那些「境」是「空」的。

《念安般經》就不用的，它說你這樣到了「止」，你的呼吸慢慢地，慢到極的時候，你就會發覺我們的呼吸、我們的生命都是「無常」的，何解呢？我們的生命幾乎是被那個呼吸來維繫的，如果無呼吸就無生命了。這樣，但這個呼吸是「無常」的，一呼一吸、一呼一吸就已經是「無常」的了。這樣你就體會到甚麼？(生命)是「無常」的。「止」(時間長了)就第一步體會到「無常」了。你想「見道」，「小乘」人

你想「見道」不外是了解甚麼？「無常」，「苦」、「空」、「無我」，幾種東西而已。

這樣你已經體會到「現量證得無常」。不是教你的，你自己體會到的，就是覺得我們的生命是「無常」的；現在的呼吸，一呼一吸是「無常」；一世人之中由少、由壯而到老都是「無常」的。你自己體會到，這樣我們的生命是不美滿的，想留久一點都不行的。我現在好好的很舒服，下一會就要起身了，想不做事，我現在坐在這裏，很靜、定，但由不得你靜、定的，你的身體，要返回人類社會，要去做事。身體的新陳代謝，我們不能夠成日坐在這裏的。這樣，我們這種「無常」的狀態到底是不美滿的。苦，所謂「苦」者就是不舒適，不美滿那樣解，不是用火烙你那樣苦。苦，這樣你就體會到「苦」了。

人生的生命，我們的生命是「無常」的生命，又是「苦」的生命，我們好像困在這個這樣的狀態內，一場幻夢那樣就幾十年了。體會到「空」，「無常」的、「苦」的、「空」的，沒有主宰的，如果有主宰的，我們的命又怎會不長？是嗎？有病我們就可以不病了！是嗎？但不隨我們的。全部受「眾緣」的支配，各種條件支配的，所以沒有主宰的，我們的人生。我即想主宰一下，這樣就變成「現量」體會到「無常」，「苦」、「空」、「無我」。

「小乘人」能夠體會到的，就是「見道」的了。「見道」的「十六行相」，大家記得嗎？「見道」的時候，「小乘見道十六行相」，是嗎？「無常相」，「苦相」、「空相」、「無我相」，這個「苦諦」。「苦諦」者，我們的「五蘊」，我們的「五

蘊」身體，那個特徵就是「無常」的、「苦」的、「空」的、「無我」的。這樣呢，如果再「參」下去，這個「苦」是有無原因的？這個這樣「苦」的生命，如果你說沒有原因，為何有如此苦的生命？很難令人置信，一定另有原因的，你體會到。一定有原因。原因就是「集」了，甚麼原因呢？「集」，如果你平時讀一下佛經就知道了，這個就真的要(讀)。

這個「集諦」就真的要平時讀一下佛經才行，不然你怎樣、怎樣可以套得下去？那個原因是甚麼？無始以來的煩惱，「無明」、「煩惱」、與「業」，由「煩惱」所引起的「業」，這就是原因，引起我們今世。如果不是有無始以來的「無明」和「無明」所引起的「業」，我們就不會有這個苦的人生了。所以這個「無明」和「有漏」的「業」都不是好東西來的。這個「集諦」，這個「集」，這個「集諦」。「集諦」是這樣，因此我們知道，它是我們生命的「因」，「因相」。我們的「苦」的生命是由這種「無明」，無始以來的「無明」和「有漏」的「業」招集到來的。「集相」。一路有了「無明」，有了「業」，我們於是就「生」了；「生相」。這個「生相」就是一切「眾苦」、不舒服的「緣」了。「因相」、「集相」，「生」的「緣相」、「生相」。

這個「十六行相」就這樣了。稍為你讀過一下佛經的，你修靜修，這個「六妙門」、數息，都可以，他說可以，佛自己講可以直至涅槃的。不是我說的，這樣那個駁(的人)，我說，你這樣說，人家「現量」體會到的，不用文字的！如果你這樣體會到「苦的」、「空的」、「無我」的，那裏需要讀？那裏需要文字？他體會到。講回來了，做得「種子」的，一定是「無常」，如果是「常」的東西就不能做「種子」

的。怎樣叫做「常」？不是，怎樣叫做「無常」？每一剎那都是舊狀態滅，新狀態生，這樣就叫做「無常」。「剎那滅」是「種子」的第一個特性，是「剎那滅」。明不明白？第二個就最難解的，「果俱有」，甚麼是「果俱有」呢？譬如這樣，每一劃表示一個「剎那」，每一劃，每一格表示一個「剎那」，第一「剎那」之內呢，一粒「種子」，那粒「種子」寫得太大了，這粒是「種子」。

譬如我的「眼識」，上文就表示我閉上眼的，現在我撐開眼了。撐開眼，那個「緣」就具備了，是嗎？那個「緣」一具備，那顆「種子」就即起「現行」了，「現」者，現行，Appearance，成為現實的東西了。本來是無形無相的「種子」，「緣」一具備就成為現實的東西，就叫「現行」了。一起了「現行」之後，馬上又再「熏」回來成為一個新的「種子」，「熏」進我們的「第八阿賴耶識」處。一剎那的功夫它就這樣做。看東西，一開眼就看東西，第一個剎那，那個「種子」一出「現行」就看東西，一看東西即刻熏回去成為一個新「種子」這個「新種子」一成了「新種子」就即刻滅了，這個「種子」滅了。

一滅的時候，舊狀態滅了，新狀態產生，新的「種子」產生，「新種子」一產生馬上又打出去，起「現行」，「現行」一起之後馬上又熏入去，成為「新種子」，「新種子」一生即刻滅。一滅的時候就產生後一粒「種子」，「種子」的變化變異了，又帶出「現行」，「現行」一打出去，馬上又再熏回來。成為新「種子」。即我現在一開眼一看，那個「種子」看，起「現行」；一起「現行」(就)馬上打入去我的「第八阿賴耶識裏面」，一剎那就一粒「種子」、一粒「現行」，一粒「現行」又熏回新「種子」，一剎那之內，最短的一剎那之內，做這麼多工作。一熏了新「種子」

之後，這一剎那完了之後呢，這粒新「種子」又滅了，一滅又引生又一粒「新種子」了。

舊狀態滅，新狀態「種子」又出現了，一出現馬上它又起(現行)。我連續看你，其實是甚麼？好像看菲林(Film 影片)那樣，一幅、一幅、一幅，我現在一看下去，看下去時，看見你的時候，你的樣子是一幅、一幅、一幅的，不是(無變化的、常的)，就好像放電影，那些菲林(Film 影片)打出來那樣，我看你就像那光，那電影的光，每一剎那的光，光子「啪」！打出去那樣，連續一幅幅出現。我現在看你不是真是「常」那樣，有一幅東西那樣，(而)是這樣一幅幅打出來，而你的樣子亦是一幅幅、一幅幅好像菲林(Film 影片)現出來。聽不聽得明白這個？聽不聽得明白？第一粒不行。譬如我，我有「眼識」的「種子」，即是能夠看東西的原因。

就因為有「眼識」的「種子」，我「眼識」的「種子」閉上眼睛不看，睜開眼看，看到他了，即是說這個「種子」出現了。一動，看到他，一看到他，那種力馬上又熏回那「第八識」處，成為一個「種子」。這粒「種子」一剎那之內做三件事，一、二、三，一剎那。這一剎那完了，這粒「種子」又滅了。這粒「種子」一滅，引生一粒新「種子」。能力是不滅的，一個滅了，即刻又再出。另一個新的情況出現，舊狀態一滅，新的狀態即刻產生，一產生馬上又打出去，去看他，一看他的時候，即刻又打進去成為「新種子」，這一剎那滅，又有一個新狀態出現，又再看他，這樣看一看他，可能已經幾千個「剎那」了。都已經幾千個「剎那」了！

一出一入、一出一入、一出一入，我們的，我們的「識」的活動。回去想一想，你看看那本《唯識方隅》，我有很多圖有那裏，想一想就會懂了，明不明白？你明白了？反而最老的那個還明白。聽眾：大師兄嘛！羅公：嘎？明不明白？這種。這樣，來到這裏，講了，這個是「因」，是嗎？「種子」為「因」，「現行」是「果」。是嗎？「種子」起「現行」，就「種子」為「因」，「現行」為果了。明不明白？聽不聽得明白？一個「現行」一出現，馬上又熏回一粒「新種子」入去了，「阿賴耶識」，那時候，那些「現行」，這個為「因」，「種子」為「果」了。是嗎？明不明白？「因」與「果」同一剎那存在，是嗎？「因」、「果」在同一剎那裏面，「因」、「果」在這一剎那，在一剎那之間它就「因」、「果」，「因」、「果」，聽不聽得明白？這樣叫做「果俱有」了。

聽眾：如果是「種子」是會「現行」的話。就是說...

羅公：嘎？聽眾：如果是「種子」是會「現行」的話。

羅公：你先不要講，你先解釋那個「現行」，等一陣我講。你明白了這裏先，明不明白？是要畫圖才能明白的。聽不聽得明白？明白嗎？好了，你明白了。我現在要接著解釋那個「果俱有」了，「因果」，「有」就是存在，「俱」即同時，「因」與「果」同時存在的。這個(理論)另一宗沒有講，只有「唯識宗」的人這樣講。「因」、「果」。「因」、「果」同時，「三重因果」。「因」、「果」同時，「因」、「果」同時，「因」、「果」同時，每一剎那之間，「因」、「果」同時。好了，剛才你問了，起「現行」又怎樣？是嗎？起「現行」就簡單了。起「現行」的狀態，起「現行」就這樣了，譬如你五大劫之前殺過一個人，但是殺人之後不多久你就很後悔了。你修很多有福的事業，到了

你臨死又有人替你助唸、你也唸佛那樣，這樣你臨死時一起善心，就不會入「惡道」，本來你曾經做了落地獄的「業」，但是你又懺悔，臨死時又有人助唸，等等，結果你就五百劫都無機會給你入地獄，但你入地獄的「種子」留在那裏的，每一剎那一直延續下去，延續到百劫，剛好今世你一下子撞板(犯錯)，是嗎？

這樣不知甚麼原因你撞板(犯錯)，今世你一下子墮落。這樣，臨死時你紛紛亂亂，是嗎？那你臨死時一紛亂起了一個「惡心」，臨死時起了「惡心」就不能入「善趣」的。這樣，機會來了，起「惡趣」了，你的地獄的「種子」那時就怎樣？爆了，起「現行」了，你入地獄了。以後就要在地獄。就這樣。所以說：「縱使千百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」所以「因」就這樣，「因」、「緣」一會遇就出現了。就這樣。「果俱有」，即是「因」與「果」，即「種子」是「因」，「種子」與它所起的「現行果」，是同一剎那存在的。這樣叫它做「因果同時」了。當一個「種子」起「現行」的時候，這即是說它起「現行」時不是沒有了「種子」，不是先有「種子」起「現行」的時候就沒有了「種子」，一起「現行」，「現行」的「種子」還是潛伏在「現行」裏面的，因它潛伏在「現行」裏面，然後才能再產生新的「種子」嘛！

第三個、可以了嗎？第二個特性可以了？第三個特性、「種子」，「果俱有」。我寫錯了，「俱有」、「剎那滅」，「俱有」。快改回它！我擺烏龍。「剎那滅」，「俱有」即與「果」俱有。這個是偈，如果用散文怎樣？一、「種子六義」，一、

「剎那滅」；二、「果俱有」；印度人講哲學，講到這裏就非西洋人所能及。中國人更加不及他，西洋人(亦然)。

哲學家那種精美的程度。第三、「恆」，「恆」者，不斷，「恆隨轉」，譬如你的那粒殺人的「種子」一造了，一造了的時候，打了入你的「第八識」裏面，成為了「種子」這粒「種子」打入去之後，這個剎那一完的時候，那顆「種子」就滅了。一滅的時候，跟住第二剎那一開首，那粒「種子」又跟著起，再起過。一起之後，第三剎(那)，第二個剎那完它又滅，一滅之後馬上(在)第三剎那它又生，萬萬劫，你那個殺人的「種子」都是「恆隨轉」，「恆」者，連續不斷，「隨」者，即跟著，後一個「新種子」跟著前一個「舊種子」轉，「轉」即生起，後一個「種子」常常都「隨轉」，後一個「種子」跟隨著，後一個「種子」跟隨著前一個「種子」，「轉」即「生起」，「轉」，「轉」即當「生起」解。作了「業」，「萬劫不亡」，理由就在這裏了。「應知」兩字無解的，他整夠五個字一句而已。應該知道。第四、「決定」了。聽眾：「性決定」。羅公：是，怎樣「性決定」？你說給我聽。怎樣決定？講啦！

聽眾：一定是要這樣才行。

羅公：那個「性」字呢？你看看？記不記得？

聽眾：本來是這樣？

聽眾：本質？

羅公：「性」者，「善」、「惡」、「無記」。聽眾：「三性」。

羅公：「三性」決定。「善性種子」一定產生「善性」的「現行」，是嗎？「善性種子」一定產生「善性」的「同剎那」的「現行」。「善性種子」一定產生「後剎那」的「善」的「種子」，「善」，現在這個「種子」是「善」的，一定產生「善」的「現行」。「善」的「現行」亦一定「熏」回「善」的「種子」，這個「善」的「種子」滅的時候，又一定產生回「善」的、後一剎那的「善」的「種子」。後一剎那的「新種子」一起，亦繼續產生「善」的「現行」；「善」的「現行」又「熏」回「善」的「新種子」。明不明白？如果「起現行」就這樣的情形。如果不起現行，前一剎那的「善種子」，一定引起後剎那「善現行」。一直萬劫都這樣「引」下去，如果「惡」的呢，就萬劫都一直如此「引」下去。聽不聽得明白？「恆隨轉」。「恆」者，連續不斷地；前，後一粒「種子」跟著前一粒「種子」起，就是「恆隨轉」。

第四、「性決定」，「三性決定」。「善種子」一定產生「善現行」，「無記種子」一定產生「無記現行」，「惡種子」一定產生「惡現行」。倒轉過來，「善」的「現行」，一定熏回「善」的「種子」；「惡」的「現行」，一定熏回、熏回那些「惡」的「種子」；「無記」的「現行」，一定熏回「無記」的「種子」。前一粒「善」的「種子」，一定引生後一粒「善」的「種子」；前一粒「惡」的「種子」，一定引生(後一粒)「惡」的「種子」，這樣，這個就叫做「性決定」了。「善」、「惡」、「無記」的「三性」決定的。

-完-